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0157658

10位ISBN编号：7300157653

出版时间：2012-9

出版时间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阎连科

页数：199

字数：11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内容概要

《一个人的三条河》是一部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沉重之书，字里行间浸透着普通中国人的苦辣酸甜。

作者阎连科以自己出生的村落为基点，描写了从家族至亲到儿时伙伴等几十种或悲或喜的人生。这块如同当下中国缩影的小小的中原之地，从不出产成功和胜利，只诉说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存在与消逝，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艰苦劳作、长久病痛、短暂欢愉和生离死别。

《一个人的三条河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作者简介

阎连科，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作家。
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情感狱》《最后一名女知青》《生死晶黄》《日光流年》《受活》《坚硬如水》《为人民服务》《丁庄梦》《风雅颂》和《四书》等十余部。

曾先后获国内外各种小说奖二十余次，作品被译为日、韩、英、法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挪威等二十几种语言，发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，是中国在国外最具影响也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。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书籍目录

想念父亲
父亲的树
过年的母亲
大姐
早逝的两个同学
那个走进洛阳的少年
感谢祈祷
常念那些人
一桩丑行
三个读书人
村头的广告栏
过年几句话
一辆邮电蓝的自行车
我是谁
掏鸟窝
操场边的记忆
葡萄与葫芦
二胡与儿子
镇上的银行
老师！
老师！

尘照
病悟
最初的启悟
楼道繁华
条案之痛
我本茶盲
平凹说佛
一个人的三条河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章节摘录

一个人的三条河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，一如藤和树的缠绕，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。

当然，到了秋天到来之后，树叶飘零，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，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、藤之缠绕的遮掩。

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，不假思索，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与枯干。甚至以为，悦然让我写点有关作家与死亡、与时间的文字，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。

但之所以要写，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，告诉我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信息，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到：“生命于我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。

”富有朝气、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，年年回来总是给我带些礼物。

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信息，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。

在日本的亚洲文学，或说世界文学，大江健三郎、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，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。

他们三个人中，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，能说出上边的话，一是因为他的年岁，二是因为他的作品，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。

由此我就想到，于一个作家而言，关于时间、关于死亡、关于生命，可从三个方面去说：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，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，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。

自然的生命时间，人人都有，无非长短而已。

正因为长短不等，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，有人早早夭折，如流星闪逝。

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，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，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，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，因此膨胀、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。

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。

在北京，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。

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和病人。

十几年前，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，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，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。

可是结果，大家去了，在伤感之后，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，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胀，严重起来如撕如裂，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，整整有半年时间，不写作，不上班，专门地托亲求友，去医院，找专家，看脑神经、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。

单各种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。

医院和专家，也都不惜你的银两，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，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，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脑瘤专家，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，淡淡问我：“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？”

”我说：“全是自费。”

”他才朝我一笑，说你的头痛头胀，还是颈椎增生所致，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。

实话说，我常常为死亡所困，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。

躲避这个问题，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著一样。

比如写作，起时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，能够逃离土地，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，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。

后来，通过写作进城之后，又想成名成家，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。

可到了中年之后，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，与死亡比较，都是那么不值一提，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而论。

诚实坦言，直到今天，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，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，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。

就是二三年前，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，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，回来后还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，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“祭”字、“奠”字和黑花、白花的地方。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现在，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，我就对人说：“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。

”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，多少准确，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说去。

因为我不能说：“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。

”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，未免多有秀演。

可我把死亡和写作，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，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感到更为贴切，更为准确，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。

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。

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，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、重复地去书写死亡。

《日光流年》我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，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地叹息。

《我与文辈》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，其实也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。

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、在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，在年近八十岁时说了“生命于我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！”

”那样的话，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。

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，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，让我敢于正视死亡，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。

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、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，于作家、诗人、画家、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职人而言，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。

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。

曹雪芹活了大约四十几岁，而《红楼梦》写就约近250年，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。

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，腐骨重生，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《红楼梦》消失死去，成为废纸灰烬。

卡夫卡41岁时生命消失，而《城堡》《变形记》却生命蔓延不衰，岁月久长久长。

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，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，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样。

而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，并不等于他不理想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。

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，源源不断，除了生存的需求，从根本去说，他还是相信，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、乃至伟大的作品来。

如果不怕招人谩骂，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。

但我也知道，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，倍力无功，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，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。

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，证明你在长跑中知道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。

如此而已，至多也就是鲁迅所歌颂的“最后一个跑者”罢了。

在中国作家中，我不是写作最多的，也不是最少的；不是写得最好的，也不是最差的。

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中的一个。

跑到最前的，他在年老之后，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，面对夕阳，平静而缓慢地自语：“时间于我，剩下的就是微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。

”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盛的生命，而我于这些证实和看到的，确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。

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。

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：“小说已经死亡！”

”在我来说，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，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，让我活着时，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义。

今天，不是文学与读书的时代，更不是诗歌的时代，可谷川俊太郎的诗在日本却可以每部都印一至三万余册，一部诗选集印刷50余版，80多万册，且从他20岁到79岁，60年来，岁岁畅卖常卖。

这样我们对诗人已经不可多说什么，就是聂鲁达和艾青都还活着，对今天日本人痴情于某位诗人的阅读，也只能是默默敬仰。

这位诗人太可以以“笑着等待死亡”的姿态面向未来。

而我们一生对写作的付出，可能只能换回当年烂俗的保尔·柯察金的那句名言：“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候，我不为虚度年华而后悔。

”如此虚肿的豪言，也是写作的一种无奈。

作品的存世，只能说明我们活着时活着的方式。

希望自己写出传世之作，实在是一种虚胖的努力，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，去砌盖未来的楼厦。

但尽管明白如此，我还是要让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下去，写作下去，以此证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。

“决然不求写出传世之作。

一切的努力，只希望给下一部的写作不带来气馁的伤害。

”这是我今天对写作、对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条约。

努力做一个没有退场的跑者，这是我在没有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。

有一次，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，学生向他提问说：“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，不可思议的。

”博尔赫斯对那学生道：“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。

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，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。

”这件事情说的是人物的真实和生命，也说的是作品的永久性。

但从另一个侧面说，探讨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内部时间。

作家从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。

而从作品的生命河流中，又派生出作品内部的时间的生命。

作品无法逃离时间而存在。

故事其实就是时间更为繁复的结构。

换言之，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命脉。

故事无法脱离时间而在文字中存在。

时间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是小说的特权之一。

20世纪后，批评家为了自己的立论和言说，把时间在小说中变得干枯、具体，如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具又一具的木乃伊。

似乎时间的存在，是为了写作的技术而诞生；似乎一部伟大的作品，在写作之初，首先要考虑的是时间存在的形式，它是单线还是多线，是曲线还是直线，是被剪断后的重新连接，还是自然藤状的表现。

总是，时间被搁置在了技术的晒台上，与故事、人物、事件和细节可以剥离开来，独立地摆放或挂展。

时间愈要清晰而变得更加模糊，让读者无法在阅读中体会和把握。

而我愿意努力的，是与之相反的愿望和尝试，就是让时间恢复到写作与生命的本源，在作品中时间成为小说的躯体，有血有肉，和小说的故事无法分割。

我相信理顺了小说中的时间，能让小说变得更为清晰。

在理顺之后，又把时间重新切断整合，会让批评家兴趣盎然。

可我还是希望小说中的时间是模糊的，能够呼吸的，富于生命的，能够感受而无法单单地抽出评说晾晒的。

我把时间看做是小说的结构。

之所以某种写作的结构、形式千变万化，是因为时间支配了结构，而结构丰富和奠定了故事，从而让时间从小说内部获得了一种生命，如《哈姆雷特》那样。

人的命运，其实是时间的跌宕和扭曲，并不是偶然和突发事件的变异。

我们不能在小说中的人生和命运里忽视时间的意义。

时间在根本上左右着小说，只有那些胆大粗疏的写作者，才不顾及时间在小说中的存在。

理顺时间在小说中的呈现，其实就是要在乱麻中抽出头绪来。

有了头绪，乱麻会成为有意义的生命之物。

没有头绪，乱麻只能是乱麻和垃圾堆边的一团。

我的写作，并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样，要从内容开始，“写什么”是起笔之源。

而恰恰相反，“怎么写”是我最大的困扰，是我的起笔之始。

而在“怎么写”中，结构是难中之难。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在这难中之难里，时间的重新梳理，可谓是结构的开端。

所以，我说“时间就是结构，是小说的生命。

”我用小说中的时间去支撑我的作品，用作品的生命去丰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意义。

反转过来，在自然生命中写作，在写作中赋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，而在这些作品内部虚设的时间中，让时间成为故事的生命。

这就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。

生命的自然时间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时间。

作品中的虚设时间获得生命后反作用于作品的生命，而作品的生命，最后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在年迈之后，面对夕阳，站立高处，可以喃喃自语道：“生命于我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。

” P190-199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编辑推荐

回到乡土，回到记忆，回到痛切的现实。

作家阎连科近几年在非虚构写作领域持续发力，醇厚的文字中隐含着精神的苦痛，令读者感同身受，《一个人的三条河》这本关于故乡的存在之书同样如此。

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<一个人的三条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